

# 基督山伯爵

(中)

*Le Comte de Monte-Cristo*  
*Bo Jue*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00147439

# 基督山伯爵

(中)

〔法〕大仲马 著

孙桂荣 译  
逸风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## · 第二部分 ·

#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三十九章 | 宾客 .....             | (447) |
| 第四十章  | 早宴 .....             | (469) |
| 第四十一章 | 引见 .....             | (480) |
| 第四十二章 | 贝尔图丘先生 .....         | (493) |
| 第四十三章 | 奥托伊别墅 .....          | (498) |
| 第四十四章 | 为亲人复仇 .....          | (505) |
| 第四十五章 | 血雨 .....             | (526) |
| 第四十六章 | 无限信贷 .....           | (537) |
| 第四十七章 | 灰斑马 .....            | (549) |
| 第四十八章 | 思想意识 .....           | (561) |
| 第四十九章 | 海迪 .....             | (572) |
| 第五十章  | 莫雷尔一家 .....          | (576) |
| 第五十一章 | 皮拉姆斯与西斯贝 .....       | (585) |
| 第五十二章 | 毒药学 .....            | (595) |
| 第五十三章 | 《魔鬼罗贝尔》 .....        | (611) |
| 第五十四章 | 股市起落 .....           | (627) |
| 第五十五章 | 卡瓦尔坎蒂少校 .....        | (638) |
| 第五十六章 | 安德烈亚·卡瓦尔坎蒂 .....     | (650) |
| 第五十七章 | 苜蓿地 .....            | (662) |
| 第五十八章 | 努瓦尔蒂埃·德·维尔弗尔先生 ..... | (673) |
| 第五十九章 | 遗嘱 .....             | (682) |
| 第六十章  | 发报站 .....            | (690) |

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六十一章 | 帮助园丁摆脱偷桃睡鼠的办法 ..... | (700) |
| 第六十二章 | 幽灵 .....            | (710) |
| 第六十三章 | 晚宴 .....            | (719) |
| 第六十四章 | 乞丐 .....            | (730) |
| 第六十五章 | 夫妻争吵 .....          | (740) |
| 第六十六章 | 女儿的婚事 .....         | (749) |
| 第六十七章 | 检察官的办公室 .....       | (759) |
| 第六十八章 | 夏日舞会 .....          | (770) |
| 第六十九章 | 调查 .....            | (779) |
| 第七十章  | 舞会 .....            | (789) |
| 第七十一章 | 面包和盐 .....          | (799) |
| 第七十二章 | 德·圣梅朗夫人 .....       | (803) |
| 第七十三章 | 诺言 .....            | (815) |
| 第七十四章 | 维尔弗尔家的墓穴 .....      | (843) |
| 第七十五章 | 会议纪要 .....          | (852) |
| 第七十六章 | 小卡瓦尔坎蒂的进展 .....     | (864) |
| 第七十七章 | 海迪 .....            | (876) |

## 第三十九章

### 宾 客

阿尔贝·德·莫尔塞夫在罗马与基督山伯爵约好在埃尔代街相会的这座公馆里，五月二十一日上午正在上下准备，以使年轻人的诺言兑现。

阿尔贝·德·莫尔塞夫住的小楼位于一座大庭院的一角，对面一座房子是库房。这座小楼只有两个窗户临街，其余的窗户有三个朝院子，有两个朝花园。

在院子与花园之间，耸立着帝国时期格调平庸的建筑师设计建造的豪华宽敞的高大楼房，那是德·莫尔塞夫伯爵与夫人的住处。

顺着整个府邸的宽度，临街筑起一面高墙，墙顶上每隔一段放一个花盆，墙正中是一座镀金的铁栅栏门，供车马出入；紧贴着门房有一道小门，供仆人或者主人散步的时候出入。

我们从阿尔贝住房的选择上，可以看出一位母亲的良苦用心，她既不愿意同儿子分开，又体谅一个像子爵这样的年轻人所需要的完全的人身自由。我们还应该说一下，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也能看出喜欢过富家子弟那种自由、悠闲生活的年轻人聪明的自私心理，家里也把他们的住所搞得舒适漂亮，就像为小鸟的笼子镀金一样。

阿尔贝·德·莫尔塞夫可以透过临街的两扇窗户探索外面的世界。对于那些总是希望世界穿过自己的视野的年轻人来说，看到外部世界非常必要，即使这个世界只是一条街！这种探索之后，如果阿尔贝·德·莫尔塞夫认为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，他就从一道小门出去考察，这道小门与外面刚才提到的门房旁边的那个小门相对称，值得我们特别提一提。

这是一种自从房子盖好以后就被大家忘却的、被认为永远堵死的门，因为它很不引人注意，上面落满了灰尘，然而，门锁和门轴却被



仔细上过油，说明它经常被秘密使用。这道神秘的小门与另外两座门互相竞争，它藐视看门人，躲开他的警觉和诅咒，如同《一千零一夜》中那座宝窟的门，一听到阿里巴巴的魔语“芝麻开门”就会打开一样，只要用最温柔的声音说几句神秘的话，或者用纤细的手指按照暗号轻轻地敲几下，它就会打开。

这座门与一道作前厅用的宽敞安静的过道相连。过道的尽头，右边是阿尔贝的餐厅，朝院子，左边是他的客厅，朝花园。窗前是一片花坛和攀援植物，呈扇形向外扩散，从而使院子和花园里的人无法看见底层那两个房间。这种位置，好奇的目光本来是可以窥探到里面的秘密的。

二楼也有两个与之相同的房间，前厅上面是二楼的第三个房间。这三个房间分别是客厅、卧室和小客厅。

楼下的客厅里只放了一圈儿阿尔及利亚式的长沙发，供吸烟的人使用。

二楼的小客厅与卧室相通，还有一个暗门通向走廊。由此可见房主人采取了一切防范措施。

二楼上面是一个拆掉墙壁和隔板以后扩大成的画室，这里是艺术家的阿尔贝与花花公子的阿尔贝争夺地盘的地方，里面收藏、堆放着阿尔贝一次次心血来潮的时候玩的东西，有号角、低音号、笛子，甚至有装备整个乐队的全套乐器，因为阿尔贝有一阵对音乐不只是产生了兴趣，简直是走火入魔；还有三角架、调色板和彩笔，因为后来，对画家天赋的自信又取代了对音乐的迷狂；最后，还有花式剑、拳击手套、重剑和各种棍棒，因为阿尔贝·德·莫尔塞夫追随我们时代的年轻人的时尚，怀着比对音乐和绘画多得多的执著，学习这三种使他的花花公子教育得以完善的技艺，即击剑、拳击和棒术。在这间用来进行各种身体训练的房间里，他先后接待了格里西耶、库克斯和夏尔·勒布歇。

这个备受主人青睐的房间里的其他家具，有弗朗索瓦一世时代的旧柜，里面放满了中国瓷器、日本花瓶、路卡·德拉-罗比亚<sup>①</sup>的

---

<sup>①</sup> 路卡·德拉-罗比亚（1400—1482），佛罗伦萨雕刻世家德拉-罗比亚家族的第一位雕刻家，他创建了德拉-罗比亚的家庭雕刻车间，并且是文艺复兴初期最主要的大理石雕刻家之一。

陶器和贝尔纳·德·帕利亚<sup>①</sup>的碟子；还有古代的扶手椅，说不定亨利四世或者苏利<sup>②</sup>，路易十三或者黎塞留都在上面坐过，因为其中有两把椅子上面有雕工精细的遁形纹章，纹章的蓝色衬底上闪烁着三朵法兰西百合花，花的顶部刻着一顶王冠；很明显，这两把椅子出自卢浮宫的家具储藏室，至少是来自某个王府城堡。在这些色调阴暗、严肃的椅子上，扔着一堆色彩鲜艳的贵重绸缎，由波斯阳光染上颜色，或者由加尔各答、昌德纳戈尔<sup>③</sup>的妇女巧手织成。这些布匹放在那里做什么，谁也说不出，它们在给人以视觉享受的同时，正等待着被派上连它们的主人也说不出的用场，在被派上用场之前，它们用自己那柔和的熠熠金光照亮了这个房间。

房间里最显眼的位置上，耸立着一架钢琴，那是罗勒和布朗歇<sup>④</sup>用巴西香木制成的，钢琴的大小放在小人国的客厅里倒很合适，然而，它那狭小但响亮的琴腔里却包容着一支完整的乐队，常常在贝多芬、韦伯、莫扎特、海顿、格里特里和波尔波拉<sup>⑤</sup>等大师的杰作重压下不停地呻吟着。

此外，墙上、门框上、天花板上挂满了剑、匕首、短剑、锤、斧、整套镀金银丝嵌花盔甲，还有各种植物标本、矿物标本、体内塞满了草的鸟类标本，这些鸟展开火红的翅膀，张着永远也闭不上的嘴巴，呈现出一动不动的飞翔姿态。

不用说，这是阿尔贝最心爱的房间。

不过，约会的那一天，这个稍加打扮的年轻人却把他的接待总部设在一楼的小客厅里。那里摆了一张桌子，周围是一圈儿等距离间隔

---

① 贝尔纳·德·帕利亚（1510—1589），法国著名制陶专家和博学家。

② 苏利（1559—1641），亨利四世的大臣和好友。

③ 印度西孟加拉邦胡格利县城。

④ 罗勒与布朗歇均为法国古钢琴制作家。

⑤ 以上均为欧洲著名作曲家，其中韦伯（1786—1826）为德国作曲家，格里特里（1741—1813）为法国—比利时作曲家，波尔波拉（1686—1768）为意大利作曲家。

的宽大柔软的沙发，桌子上面放着各种著名烟草，从圣彼得堡的黄色烟草到西奈半岛<sup>①</sup>的黑色烟草，还有马里兰<sup>②</sup>烟草，波多黎各烟草和拉塔基亚<sup>③</sup>烟草，五颜六色，都盛在深受荷兰人喜爱的、有裂纹的彩釉陶器里。烟草旁边，在用香木制成的一排排格子里，按照长短和质量，依次排列着蒲罗雪茄、雷加拉雪茄、哈瓦那雪茄和马尼拉雪茄。最后，在一个敞开的柜子里，陈列着一套德国烟斗，还有长烟管、琥珀烟嘴、有珊瑚装饰的土耳其烟斗，以及摩洛哥皮做的烟管、像蛇一样弯弯曲曲并嵌着金丝的水烟斗。这些烟斗正等着吸烟者随意或有意地选择使用，阿尔贝亲自进行排列，或者说把它们排成这种对称的混乱状态，因为吃时髦早餐的客人，在喝完咖啡之后，还喜欢欣赏一团团从自己口中吐出的那种托着长飘带、千姿百态地旋转着向天花板升起的云雾。

十点差一刻时，贴身仆人走了进来。这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侍者，只会说英语，人称约翰，是德·莫尔塞夫惟一一个专用仆人。当然，公馆的厨师平时也听他安排，遇到大场合，伯爵的领班也听他调遣。

这个男仆名叫日尔曼，得到年轻主人的完全信任。他手里拿着一摞报纸，放到桌子上，又把一封信交给阿尔贝。

阿尔贝心不在焉地瞥了一眼这些各式各样的信件，从中挑出两封字迹娟秀、信封散发着香味的信，把它们拆开，略微细心地看了看。

“这两封信是怎么来的？”他问道。

“一封是邮差送来的，另一封是当格拉尔夫人的仆人送来的。”

“去转告当格拉尔夫人，我接受她在包厢里为我留的座位……再等一下……你白天再去罗莎那里一趟，告诉她我将在应邀看完歌剧以后同她共进晚餐，给她送去搭配齐全的塞浦路斯酒、赫雷斯<sup>④</sup>酒和

---

① 位于埃及东北部。

② 美国东部的一个州。

③ 叙利亚一个港口城市。

④ 西班牙城市，以盛产白葡萄酒闻名。

马拉加<sup>①</sup>酒，再加上一桶奥斯坦德<sup>②</sup>的牡蛎……到鲍雷尔的铺子去买，要特别提一句是我买的。”

“先生几时用餐？”

“现在几点了？”

“十点差一刻。”

“好吧！十点半开饭。德布雷可能不得不去部里……而且……（阿尔贝看了看记事本）今天正是我与伯爵约会的时间，五月二十一日，上午十点半，尽管我不太相信他的许诺，但我还是想准时。顺便问一下，你知道伯爵夫人起床了吗？”

“如果子爵愿意，我马上去问问。”

“好的……你向她要一箱甜烧酒，因为我那箱不满。你告诉她我将在三点钟左右过去请安，并请允许我向她介绍一个人。”

仆人走了出去，阿尔贝倒在沙发上，拆开两三包报纸，看了看节目预告，发现正在上演的是歌剧而不是舞剧，做了个鬼脸，又在化妆品广告栏里寻找别人向他推荐的一种牙膏，没找到，然后，把那三份巴黎最畅销的报纸一张接一张地扔到一边，长长地打了个呵欠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说真的，这些报纸越来越成为催眠剂了。”

话音刚落，一辆轻便马车在他门前停下，过了一会儿，仆人进来通报吕西安·德布雷先生到。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，金发，脸色苍白，灰色的眼睛里目光沉稳，薄薄的嘴唇显得冷漠，蓝色的外衣上缀着镂花金扣，系着白色领花，戴着单片玳瑁眼镜，上面系着一条丝线，需不时抽动眉部和面部神经，才能把镜片卡在右眼眶里。他走进来，脸上没有笑容，一言不发，一副半官方的表情。

“您好，吕西安……您好！”阿尔贝说道，“啊！亲爱的，您这么准时，真吓了我一跳！我说什么来着？准时！我本以为您会最后一个到，没想到十点半的约会，您十点差五分就到了，这真是奇迹！难道内阁倒台了？”

① 西班牙城市，以产麝香葡萄酒闻名。

② 比利时的一个海滨城市。

“没有，亲爱的，”年轻人说着，坐进沙发里，“您放心吧，我们总是很不稳定，但永远不会倒台，我甚至开始觉得我们将会终身任职了，何况，半岛事件<sup>①</sup>将会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固。”

“啊！是的，不错，你们把唐·卡洛斯<sup>②</sup>赶出西班牙了。”

“不对，亲爱的，不要把两者混为一谈，我们把他从边界的另一边接到了法国，并在布尔日给了他国王的待遇。”

“在布尔日？”

“是啊，他也无可抱怨，真的！布尔日是国王查理七世的首都。怎么，您还不知道？从昨天起全巴黎的人就都知道这件事了；早在前天就传到了交易所，因为，当格拉尔先生（此人究竟通过什么途径与我们同时得到这个消息的，我一无所知），因为当格拉尔先生在交易所做了多头，赚了一百万。”

“那您呢，看来又多了一条新绶带，因为我看见您的勋章挂钩上又多了一条蓝色绶带嘛！”

“哦！他们又给了我一枚查理三世勋章。”德布雷漫不经心地回答。

“得了吧，别装得满不在乎，应当承认您得到它是很高兴的。”

“那当然了，这就像一件补充装饰物，一件有纽扣的黑色上衣佩上一枚勋章，很漂亮。”

“嗯，”莫尔塞夫微笑着说，“您看起来就像威尔士亲王或者德·赖希施塔特公爵。”

“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早来的原因，亲爱的。”

“因为您获得了查理三世勋章，想尽快向我报告这个好消息？”

“不是，因为我写了一整夜的信：一共二十五封外交快件。今天早晨回到家里，我本想睡一会儿，但头很疼，我就起来骑了一个小时的马。在布洛涅森林，我感到心情烦闷，腹中饥饿，这两个敌人很少

---

① 指西班牙亲王卡洛斯与侄女伊莎贝拉二世争夺王位的战争。

② 卡洛斯（1788—1855），西班牙亲王，费尔迪南七世之弟。费尔迪南七世死后，其女伊莎贝拉二世继位，卡洛斯拒绝效忠女王，自立为王，称查理五世，并于1834年发动了同女王争夺王位的战争。



同时出现，这一次联合起来反对我，就像卡洛斯与共和党人的联盟。于是，我想起您这里今天早晨有宴会，所以我就来了。我饿了，给我吃的，我感到烦闷，让我开开心吧。”

“这是我作为东道主的义务，亲爱的朋友。”阿尔贝说着，摇铃招呼仆人；吕西安则用他那支缀着绿松石的金头手杖挑散了那几份打开的报纸。“日尔曼，来一杯赫雷斯酒和一点饼干。在此之前，亲爱的吕西安，这当然是些走私的雪茄，但我还是请您品尝一下，并希望您的部长卖给我们这样的烟草，不要老让我们这些守法公民吸那种像胡桃叶子似的东西。”

“哟！我可得提高警惕。只要是从政府渠道来的，您都不喜欢，都觉得可憎。再说，这与内政部无关，这是财政部的事：您去找间接税局的于曼先生，在A廊道第二十六号房间。”

“说实在的，”阿尔贝说道，“您的知识面如此之广，使我吃惊。不过，请抽支雪茄吧！”

“啊！亲爱的子爵，”吕西安在一枝插在镀金烛盘上的红蜡烛上点燃一支马尼拉雪茄，靠到沙发上，说道，“啊！亲爱的子爵，您什么都不用做，真幸福！说真的，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”

“亲爱的王国卫士，您要是什么都不干，您会做什么呢？”莫尔塞夫略带讥讽的口吻说道，“怎么！您这位部长私人秘书，既介入欧洲的重大阴谋，又过问巴黎的琐屑机密；要保护那些国王，特别是那些王后，要联合各个政党，又要指挥选举；您在您的办公室里，靠您的笔和几封信，比拿破仑用他的剑辗转沙场的战功贡献都大；您除了薪俸之外，每年还有二万五千利弗尔的年金；您有一匹好马，夏托-勒诺出四百路易您都不肯让；您有专门的裁缝，从不耽误您的穿衣；您可以自由出入歌剧院、赛马俱乐部和杂耍剧场，竟然还感到不开心？那么，好吧，我来给您开心。”

“怎么让我开心？”

“给您介绍一位新相识。”

“是男人还是女人？”

“男人。”

“啊！我已经认识不少男人了！”

“但您还不认识一个我说的这样的男人。”

“他从哪里来的？从天涯海角？”

“或许更远。”

“啊，见鬼！但愿我们的早餐不是他给带来的吧？”

“不是，您放心好了，我们的早餐正在我母亲的厨房里准备着呢。难道您真的饿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承认，尽管这有点让人不好意思，我昨天是在德·维尔弗尔先生家吃的午餐。您注意到了吗，亲爱的朋友？在所有司法界人士的家里都吃得很差，就好像他们都有亏心事似的。”

“好啊！说别人家的饭菜不好，为的是说您那些大臣府上吃得好。”

“是的，但我们至少不请有地位的人吃饭；而且，除了有时我们不得不请那些与我们观点相同，特别是那些投我们票的乡巴佬吃饭之外，我们像回避瘟疫似的尽量不在家里请客，请您相信这一点。”

“好了，亲爱的，请再喝一杯赫雷斯酒，再吃一块饼干吧。”

“非常愿意；您的西班牙葡萄酒好极了。您看，我们使这个国家保持安定是完全正确的。”

“是的，可是唐·卡洛斯呢？”

“啊！唐·卡洛斯就先喝波尔多<sup>①</sup>葡萄酒吧，十年之后，我们让他的儿子与小女王成亲。”

“那时候，如果您还在部里，您就会再得一枚金羊毛勋章了。”

“阿尔贝，我觉得您今天早上决定请我以烟代餐了。”

“嗯！您应当承认，这是最能开胃的方式。正好，我听见博尚在前厅说话，你们两人可以争论，这样您就有耐心等待了。”

“争论什么？”

“争论报纸啊。”

“啊！亲爱的朋友，”吕西安用极为鄙视的口吻说道，“难道我读报纸么！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法国西南部港口城市，以盛产葡萄酒著名。此处影射卡洛斯亲王被软禁在法国，因此不能喝西班牙葡萄酒，只能喝法国葡萄酒了。



“那更好，你们的辩论因此会更加激烈。”

“博尚先生到！”仆人禀报道。

“请进，请进！大才子！”阿尔贝起身说道，并且迎上前去，“喏，这是德布雷，他没读您的文章就讨厌您了，至少他是这么说的。”

“他说得对，”博尚说道，“我也一样，我还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，就想写文章批评他了。您好，指挥官。”

“啊！您知道这件事！”大臣私人秘书答道，并微笑着同记者握了握手。

“当然了！”博尚说。

“外面都怎么说？”

“哪个外面？在公元一八三八年，‘外面’范围可是很大的。”

“嗯！当然是指政治评论界，您可是其中一员猛将嘛！”

“大家认为这很公平，你们播种了那么多的红色种子，现在应当开点蓝色花朵了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还不错嘛，”吕西安说，“您为什么不站在我们一边呢，亲爱的博尚，您那么有才干，不出三四年准能功成名就。”

“所以，只要满足我一个要求，我就会听从您的建议，那就是能有一个稳定半年的内阁。现在，我只问一句话，阿尔贝，因为我总得给可怜的吕西安留点喘息的时间。我们到底是吃早饭，还是吃午饭？我还得去议会。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，干我们这一行不是一切都尽如人意的。”

“我们只吃早饭，现在就等两个人了，他们一到我们就开饭。”

“您在等什么样的人来吃早饭？”博尚问。

“一位绅士和一位外交官。”阿尔贝说。

“这么说，等那位绅士得用两个来小时，等那位外交官得用两个多小时。那我等吃甜食的时候再来吧。给我留点草莓、咖啡和雪茄就行了。我到议会去吃点牛排。”

“不要这样，博尚，因为，即使那位绅士是位蒙莫朗西<sup>①</sup>，那位

---

① 法国著名贵族世家。

外交家是梅特涅<sup>①</sup>，我们也要在十点半准时开饭。现在，您也像德布雷一样，先尝尝我的赫雷斯酒和饼干吧。”

“那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就等吧。我今天早晨必须散散心才行。”

“好啊，您也和德布雷一样！可我觉得，内阁忧伤的时候，反对派应当高兴才是。”

“啊，您看，亲爱的朋友，这是因为您不知道我将受到什么样的威胁。今天上午，我要到众议院听当格拉尔先生的一次演讲，而今天晚上，又要在他府上听他夫人讲一个贵族院议员的悲剧。让君主立宪政府见鬼去吧！既然总是说我们有选择的自由，我们为什么选择了这么一个政府呢？”

“我明白了，您是需要收集笑料。”

“请不要批评当格拉尔先生的演讲，”德布雷说，“他投你们的票，是反对党。”

“不错，但糟就糟在这一点上！所以，我期待您们送他到卢森堡公园去演讲，好让我们痛痛快快地嘲笑他一顿。”

“亲爱的，”阿尔贝对博尚说道，“看得出西班牙的问题确实解决了，因为您今天早晨脾气够坏的。请不要忘了巴黎正在风传我与欧热妮·当格拉尔小姐之间的婚事，因此，我的良心使我不能让您诽谤这个人的口才，因为他有一天会对我说：‘子爵先生，您知道，我给了我女儿二百万嫁妆呢。’”

“算了吧！”博尚说，“这门婚事绝对成不了。国王可以封他为男爵，将来还可以让他当贵族院议员，却永远不能使他成为绅士；德·莫尔塞夫伯爵是一位真正的佩剑贵族，他不会为这区区二百万就同意这桩门第不当的婚事的。德·莫尔塞夫子爵应当娶一位侯爵千金。”

“二百万！这可不是个小数啊。”莫尔塞夫又说。

“这点钱只够在马路边上建一座剧院<sup>②</sup>，或者修一段从植物园到拉佩的铁路。”

“他说他的，莫尔塞夫，”德布雷无精打采地说，“您结您的婚。”

---

① 梅特涅（1773—1859），奥地利政治家。

② 指供平民看戏用的造价低廉的剧院。

您娶的是一个钱袋的名称，对不对？那好了，它怎么称呼有什么关系！宁愿那个钱袋上少一个贵族纹章而多一位‘0’；您的纹章上有七只雌雉，给您妻子三只，您自己还剩下四只呢。这也比德·吉斯先生多一只，但他差一点就当上了法国国王，他的远房表兄弟还当上了德国皇帝呢！”

“真的，我觉得您说得对，吕西安。”阿尔贝随便答道。

“那当然了！而且，百万富翁也可以像私生子一样成为贵族，也就是说，他可以成为贵族。”

“嘘！别这么说，德布雷，”博尚笑着说，“因为夏托-勒诺到了，他会用祖先勒诺·德·蒙托班的那把利剑刺穿您的胸膛，来医治您那喜欢发表奇谈怪论的嗜好。”

“让他杀死我好了，”吕西安回答道，“因为我这人很卑贱，非常卑贱。”

“好啊！”博尚大声说道，“内阁的人唱起贝朗瑞<sup>①</sup>的调子来了，我们会被引向何方啊，上帝啊！”

“德·夏托-勒诺先生到！马克西米里安·莫雷尔先生到！”仆人大声说道，宣布两位新客人的到来。

“现在到齐了！”博尚说道，“我们马上就吃饭了，因为，如果我没弄错的话，您就等这两位客人了，对不对，阿尔贝？”

“莫雷尔！”阿尔贝吃惊得自言自语地说道，“莫雷尔！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他话音未落，德·夏托-勒诺就走了进来。他是个三十来岁的漂亮小伙子，浑身上下一派绅士风度，也就是说他有吉什<sup>②</sup>家族的面孔和莫特马尔家族<sup>③</sup>的头脑；他拉着阿尔贝的手说道：

“亲爱的，请允许我向您介绍北非骑兵上尉马克西米里安·莫雷

① 贝朗瑞（1780—1857），法国诗人和歌曲作者，深受法国人民的喜爱。

② 法国贵族世家格拉蒙公爵家族的长子，自1485年之后改姓吉什。

③ 法国贵族世家。

尔先生，他是我的朋友，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他的仪表就能说明他的为人。请向我的英雄致意吧，子爵。”

说完他闪开身子，人们看到一位身材高大、仪表堂堂的年轻人，他额头很宽，目光敏锐，蓄着黑须，读者一定会记得我们在马赛见过此人，当时的悲惨情景使大家不会忘记他。他穿着一套半法国式、半东方式的华贵军装，非常合身，使他那佩戴荣誉勋位十字勋章的宽阔胸膛和挺拔的腰身更加显眼。年轻军官极为儒雅地鞠了一躬。莫雷尔的每一个动作都很优美，因为他身体强健。

“先生，”阿尔贝礼貌而又亲切地说道，“德·夏托-勒诺男爵估计到我认识您会有多么高兴；您是他的朋友，先生，请您也做我们的朋友吧。”

“太好了，”夏托-勒诺说道，“亲爱的子爵，您应当期望有朝一日，他也能为您做出为我做过的事。”

“他为您做了什么呢？”阿尔贝问道。

“哦！”莫雷尔说道，“区区小事，不足挂齿，先生过奖了。”

“什么！”夏托-勒诺说道，“不足挂齿，生死攸关还不足挂齿！……说实在的，您说这话未免太旷达了，亲爱的莫雷尔先生……您每天出生入死，或许如此，可我是意外遇难……”

“我所能听明白的，男爵，就是莫雷尔上尉救了您的命。”

“啊，上帝！是的，完全正确。”夏托-勒诺说。

“在什么情况下？”博尚问道。

“博尚，我的朋友，您会看到再拖下去我就要饿死了！”德布雷说道，“别再讲故事了。”

“好吧！可是，”博尚说，“我并不反对大家入席啊，我……夏托-勒诺可以在餐桌上给我们讲嘛。”

“先生们，”莫尔塞夫说道，“请注意，现在刚刚十点一刻，我们还要等最后一位客人。”

“哦！对了，一位外交家。”德布雷说。

“外交家或者别的什么人，这我不清楚，我所知道的，就是如果我托他为我办一件事，他会把这一使命完成得十分令人满意；如果我是国王，我会立刻授予他各种骑士勋章，要是我同时有金羊毛勋章和嘉德勋

章①,我会全都授予他。”

“好了,既然我们还不准备入席,”德布雷说道,“那就请您像我们一样,给自己倒一杯赫雷斯酒,然后,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吧,男爵。”

“你们都知道,我突然心血来潮,想去非洲。”

“那是您的祖先为您指出的道路,亲爱的夏托-勒诺。”莫尔塞夫礼貌地回答。

“是的,不过,我怀疑您此行也同他们一样,未必是为了拯救基督的坟墓。”

“那您就说对了,博尚,”年轻的贵族答道,“我只不过想去那里像个业余爱好者那样玩玩枪。你们知道,上次我请了两个证人,以调停一场争辩,可他们却迫使我打伤了一位最要好的朋友的胳膊,自那以后,我就憎恶决斗……唉,真是的!被打伤的是可怜的弗朗兹·戴皮奈,你们大家都认识他。”

“啊,是的!真的,”德布雷说道,“你们过去是决斗过……为什么来着?”

“我哪里还记得啊!”夏托-勒诺说,“我只记得一件事,那就是像我这样的天才被埋没,实在是一种耻辱,于是,我就想在阿拉伯人身上试试别人刚送给我的那些新枪。因此,我乘船去了奥兰,又从奥兰去了君士坦丁②,我到的时候,刚好撤围,我就同大家一起撤退,我受了四十八小时的罪,白天下雨,晚上下雪。到了第三天早晨,我的马冻死了,可怜的畜生!它习惯了马厩里的火炉和盖在身上的被子……这匹阿拉伯种马到了阿拉伯,遇到零下十度的天气就不习惯了。”

“所以,您才想买我那匹马,”德布雷说,“您以为它比您那匹阿拉伯马更能忍受寒冷。”

“那您就错了,因为我发誓永远不再去非洲了。”

“这么说,您真的害怕了?”博尚问道。

“不错,是的,我承认,”夏托-勒诺回答,“而且我有理由害怕!我的马死了,我只好徒步撤退;六个阿拉伯人骑着马追着我砍我的

① 英国最高勋章。

② 奥兰和君士坦丁均为阿尔及利亚城市。